



全民阅读书香文丛



躲进书里

赵丽宏◎著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全民阅读书香文丛

躲进书里

赵丽宏◎著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躲进书里 / 赵丽宏著.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6.4

(全民阅读书香文丛 / 徐雁等主编)

ISBN 978-7-5439-6959-9

I. ①躲… II. ①赵…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35043 号

责任编辑: 胡欣轩 王茗斐

封面设计: 许 菲

丛书名: 全民阅读书香文丛

主编 徐 雁 宋旅黄 王宗义

书 名: 躲进书里

赵丽宏 著

出版发行: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长乐路 746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印 张: 7.25

字 数: 128 000

版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39-6959-9

定 价: 25.00 元

<http://www.sstlp.com>

目 录

上 辑

躲进书里	1
不熄的暖灯——怀念冰心	9
他高举着燃烧的心——怀念巴金	14
倾听未来	25
应是屐痕印苍苔——悼念柯灵先生	31
忆秦牧先生	46
常青的绿叶	55
时间老去，诗心不朽	61
恩师——怀念徐开垒先生	65
壶碎了，诗还在——忆曹辛之先生	76
尚有情怀似旧时——袁鹰和他的《灯下白头人》	82
诗人的心——谈冰夫	85
永远的朋友	89
我印象中的散文家们	93
网络会给文学带来什么	101

做一个读书人的幸福	105
文学，有一颗年轻的心	110
文学的前景	114
在我的书房怀想上海	118
诗·梦·金钥匙	124

下 辑

我喜欢的十本书	132
洪钟长鸣——序《任钧作品选》	135
历史的回音壁	
——读周海婴 80 摄影集《镜匣人间》	142
扉页上的记忆和感念——藏书题跋	145
巍峨的托尔斯泰	164
鸟儿飞去又飞来	167
人物绘画——读《蒲宁散文选》	171
秋叶——读《帕斯捷尔纳克诗选》	174
教皇·作家·总统	
——读马尔克斯《我的回忆：拜访教皇》	178
面对永恒——谈博尔赫斯	181
爱之魔力——读米斯特拉尔《死亡的十四行诗》	185
真幻之间——谈《百年孤独》	189
遥远的叹息——谈鲁尔福《佩德罗·巴拉莫》	193

人和兽——读基罗加《胡安·达里恩》	197
心灵的芦笛——谈吴岩的翻译	201
意味悠长的速写	205
又见故人来——重读《西窗集》	210
时光的魅力	216
瞬间和永恒	221

躲进书里

不管人世如何喧嚣拥挤，动荡不安，有一个好所在永远可以成为你的避风港，成为一间与尘嚣隔绝的小屋。你可以躲进去，独自面对一个丰富有趣的世界，把烦恼和焦躁忘记得干干净净。

这个好所在便是书。

小时候，一读书便忘记了一切，自己完全成了书中的主人。或忧或怒，或喜或悲，都是情不自禁。有时读着读着，会忍不住笑出声来；有时被书中的情景感动，泪水不知不觉就滴落在书页上。七八岁的时候读《西游记》，总觉得自己就是孙悟空，常常是边读边手舞足蹈，恨不得立时就学会七十二变，变成一只鸟飞到云里去，或者一个跟斗翻出十万八千里，见识一下遥远的世界是什么模样。再大一些读《水浒》，读《三国演义》，读《东周列国志》，这些书要比课本上学的历史有趣得

多。小时候也翻过《红楼梦》，觉得没劲。喜欢《红楼梦》是中学时代的事，一喜欢就读得入痴入迷，一边读一边奇怪：人世间男男女女的感情纠葛，为什么这样复杂？小时候读书从来不管时间场合，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能读，走路读，吃饭读，睡觉读，上厕所也读……于是旁人便觉得这捧着书忘乎所以的小子有点痴。常常是大人的一声叫喊把我从痴梦中惊醒……

等到“文革”开始后，读书成了一件可怕的事情，因为所有的读书人几乎都成了革命的对象，非批即斗，一个个被整得灵魂出窍，惶惶不可终日。记得有一次，在一条僻静的马路上，看见一群造反队员斗一位大学教授。教授书房里的书籍全都被扔到街上，堆得像一座小山。教授头上戴着一顶高帽子站在书山上，造反队员将书一本一本撕烂了朝教授头上扔。可怜的教授几乎被埋在书堆中。后来造反队员大概觉得这样还不够痛快，又开始烧书，马路顿时成为一条火龙。教授畏缩在路边的围墙下，呆呆地看着自己心爱的书在火光中化为灰烬，脸上老泪纵横……这情景使我想起以前在电影里看到过的镜头：日本强盗在中国放火焚烧民宅，民宅的主人眼睁睁看着烈火吞噬自己的家院，来不及逃走的亲人正在火海中惨叫，然而却无法去救……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这样的事情更残酷呢？那时烧书似乎成了一种革命的象征，抄家者烧，藏书者自己也烧，街上到处可以看见

火光，看见在青烟中飘扬的纸灰。人们把书一捆一捆投到火堆里，看火舌舔着书页，看书籍化为美丽的火焰，然后变成灰色的蝴蝶，满天飞舞……这也使人想起办丧事时为死者烧的纸钱，也是这样的火花，也是这样的飞灰……

然而书的吸引力并没有因此而消失。无数代哲人和智者在书中描绘创造的那些博大的世界，不可能被几堆愚昧的火烧毁。从好书中流露出的感情，闪烁着的思想，会像墨彩一样浸染你的心胸，会像子弹一样射中你的灵魂，这样的色彩和弹痕留在心灵中，无论如何也不会消失，它们已经和你的生命融合在一起，没有任何力量能驱除它们。中学时代我很喜欢两本散文诗集，一本是泰戈尔的《飞鸟集》，另一本是鲁迅的《野草》。读这样的书犹如欣赏韵味无穷的音乐，其中的每一段旋律，都可以让你反复回味，时时能品出新的韵味来。那时觉得这两本书很优美，也很神秘。越是神秘，越是想读，直读到能背出其中的许多段落来。“文革”中，《飞鸟集》和大部分文学名著一样，成了应该投到火堆中去的禁书。而《野草》却是极难得的一个例外，因为它的作者是鲁迅。即便是当着那些臂戴红袖章的造反好汉们，也可以堂而皇之地读《野草》。《野草》中的一些文字，甚至成了当时流行的革命语录。譬如：“地火在地下运行，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不过我还是很难

将《野草》和那些激昂的政治口号连在一起。这时读《野草》，竟生出许多先前未有过的感想来。我在鲁迅那些优美的文字里，读到的是一个痛苦的、迷茫的、充满幻想的灵魂在苦苦思索……我常常想，倘若鲁迅先生没有那厚厚的十几本著作，只有这一本薄薄的《野草》，他同样是一个了不起的大作家。

到农村“插队落户”时，几乎没有什么书可带，行囊里寥寥几本印刷品中，有一本是《野草》。很多小说往往只能读一遍，看一个故事而已，第一遍觉得新鲜，第二遍便无味了。《野草》这样的书却可以一遍一遍读下去。所以我当时颇有点阿Q地想：我这是“以一当十”，“以十当百”。有一次，生产队里开批判大会，我怀揣着那本《野草》，坐在后排的一个角落里。听得无聊，便从怀里拿出《野草》来读。一读进去，周围的喧嚣世界仿佛就不存在了。我再也听不见批判会在开些什么，会场里一阵阵海潮般的口号声也不能把我从书中拽出来。我的耳边只有鲁迅的声音，那是带着浓重绍兴腔的普通话，忧伤的声音，低沉的声音，描绘出一幅幅暗淡却又美妙离奇的画，使我迷醉。我读着《影的告别》，读着《雪》，读着《死火》，读着《死后》，从那些文字中散发出来的情绪，轻轻地拨动着我的心弦。我听见那忧伤而低沉的声音正音乐般地在说：

“我愿意这样，朋友。

我独自远行，不但没有你，并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里世界全属于我自己。”

听着这样的声音，我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想里。突然，有一只大手在我背上重击了一下，于是我猛醒，一下子从书中被揪回到现实之中。现实还是批判会，是一阵口号之后的间歇，会场上出奇的静，静得有些不自然。我发现，自己已经成了周围农民注意的中心，无数双眼睛正默默地瞪着我，就像在瞪着一个怪物。原来，会议主持人刚刚点了我的名。开批判会竟敢开小差，而且是在看一本发了黄的旧书，那还了得！我连忙结结巴巴地声明：

“这……这是《野草》！”

“野草？什么野草？大概是毒草吧！”

“这是鲁迅的书！鲁迅先生！”我不顾一切地大喊道，这是一种出于本能的自我保护的咆哮。

“哦，鲁迅先生，是鲁迅先生？那……那你要向鲁迅先生学习啊！”

主持人的表情一下子缓和下来。尽管我周围的农民们未必知道鲁迅，但是主持人知道。是鲁迅先生救了我！

身边只允许有一本《野草》的文化荒年早已成为遥远过去。现在，可供选择的好书就像春天的花草一样，多得叫人眼花缭乱。你尽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读任

何一本书，不会有一个人来干涉你。不过，真的要找到一本能让我躲进去、沉醉其中而忘记一切的书，就像当年读的《野草》那样的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十年前，读欧文·斯通的《渴望生活》和亨利·戴维·梭罗的《瓦尔登湖》时，我依稀又重温到当年读《飞鸟集》和《野草》时的情景。《渴望生活》是画家凡·高的传记，写得充满激情和诗意。画家的命运坎坷而暗淡，然而那种渴求创造的强烈欲望和追寻艺术的执着激情，却使人激动不已。《瓦尔登湖》是一本散文集，书中流露出的那种恬淡，那种对大自然的陶醉，对人生的静静的思索，无不拨动着我的心弦。《渴望生活》是当时的畅销书之一，喜欢的人很多；《瓦尔登湖》知道的人并不多，也许不是人人都有耐心读完它，然而我喜欢。

那时我住在浦东，每天要坐汽车经过黄浦江隧道，费很长的时间到市区上班。在车上的时间特别难熬，车窗外每天重复着同样的风景，尤其是遇到交通堵塞，心里就更加焦躁。这时，倘若有一本好书在手中，便能把漫长的时光化为愉快的瞬间。在公共汽车上读书，只要真的读进去，就能旁若无人，就像在自己的书房里读书一样。任何噪声都不可能干扰我的情绪，有人挤我，有人推我，有人踩我的脚，我都可以木然无知。《瓦尔登湖》就使我在拥挤喧闹的公共汽车上有了一个美妙的藏身之处。有一次，汽车在幽暗的隧道里被堵住了，前面

的障碍怎么也排除不了。车窗外，只能看见灰暗毛糙的隧道壁，车厢里，空气混浊，一片抱怨之声。这时，我便从包里拿出那本《瓦尔登湖》来。随手翻开，是那篇《声》。《声》里描绘的是一个极为宁静的世界，那里有山谷，有森林，有飞着的或是唱着的禽鸟，有乡间公路上马车的辘辘声，有“宇宙七弦琴上的微音”似的教堂钟声，有“游唱诗人歌喉”似的牛叫声……当这些声音和每一张叶子和每一枝松针寒暄过以后，回声便接过了这旋律，给它转了一个调，又从一个山谷，传给了另一个山谷……“回声，不仅把值得重复一遍的钟声重复，还重复了山林中的一部分声音，犹如一个林中女妖所唱出的一些微语和乐音”……《瓦尔登湖》中的这些声音，就这样奇妙地在我心里回旋，使我也仿佛成了在瓦尔登湖畔流连忘返，沉醉于美丽天籁中的农夫……《声》之后是《寂寞》，瓦尔登湖畔的寂寞并不是那种可怕的闭塞和孤独，而是一种安闲，一种宁静，一种远离尘嚣的超然。作者在山林湖泊之间独自思索着，“太阳，风雨，夏天，冬天，大自然的不可描写的纯洁和恩惠，他们永远提供这么多的康健，这么多的欢乐！对我们人类这样的同情，如果有人为了正当的原因悲痛，那大自然也会受到感动，太阳暗淡了，风像活人一样悲叹，云端里落下泪雨，树木到仲夏脱落下叶子，披上丧服。难道我们不该与土地息息相通吗？我自己不也是一部分绿叶和青

菜的泥土吗？”……这样的寂寞，是一种令人神往的寂寞。对于整天在喧嚣和拥挤中忙忙碌碌的现代城市人来说，这样的寂寞是多么难能可贵！《寂寞》之后是《访客》，于是我又和梭罗一起，在他的林中小木房里，接待许多有趣的人物。我们的客人是纯朴而又聪明的伐木者，是渔夫和猎人，是隐居山林的智者，是一些没有被都市尘嚣污染的健康的人……和这些有趣的人围着红彤彤的炉火，谈天说地，道古论今，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情……就在我兴致勃勃漫步于瓦尔登湖畔时，汽车已经驶出黑暗的隧道，车窗外日光灿烂，周围乘客脸上的愁容已经消失。听人们的议论时我才知道，刚才，汽车竟在隧道里滞留了整整一个小时！而我居然什么也不知道，只是躲进书里作了一次愉快的旅行。如果没有《瓦尔登湖》，这黑暗的一个小时将会多么漫长……

我想，今后我的生活内容大概还会有很多变化，然而一件事情是不会改变的，那就是读书。现在，我已有了七八个书橱，大概有好几千册书吧。要想把所有的书都读一遍，几乎不可能。于是我常常站在书橱前，慢慢地扫视着那一排排五彩斑驳的书脊，心里在想：今天，我能躲进哪一本书中去呢？

（1993年春）

不熄的暖灯

——怀念冰心

前几天，我在新加坡出席一个国际文学研讨会，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聚集一堂，对文学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各抒己见。这本是一次欢悦的聚会。3月1日早晨，研讨会的东道主，新加坡作家协会主席王润华见到我，满脸肃穆。他告诉我：“昨天晚上，冰心去世了。”这不幸的消息，使参加研讨会的作家都沉浸在悲伤中。参加会议的作家，不管是来自中国的还是来自海外的，大多都是热爱冰心的读者，很多人曾面聆她的教诲。多年前拜访过冰心的日本女作家池上真子叹息道：“她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听到冰心去世的消息，我很难过。离开会场，我一个人面对葱翠的热带雨林，遥望着北方，默立良久。一位一生笔耕的老人，以99岁的高龄辞世，可以说是一个奇迹。然而我相信，此刻，所有的中国作家，所有喜欢冰心作品的读者，都会为她的离去而惋惜悲痛。冰心这个名字，代表着一个时代，她是20世纪中国新文学

的高峰之一，她的那些洋溢着博大爱心的优美文字，影响了中国的几代读者。在 20 世纪的最后二十年中，她和巴金一起，以自己的真诚而独特的声音，向世人展示了中国知识分子深邃的良知。他们是时代的良心，是人们心中的明灯。

在我的印象中，冰心是一位慈祥智慧的老人，想起她，我的心里总是荡漾着一种难以言喻的亲切感。那几天，新加坡的报纸都以很大的篇幅刊登冰心的照片和有关她的报道。看着她的照片，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我和她的一次难忘的会面。那是 1990 年 12 月 9 日下午，我到她家里去看望她，冰心在她的书房里接待我。在见到她之前，我心里既激动又不安，唯恐自己打搅了她。见面时，她拉着我的手，笑着说：“久仰久仰，我读过你的文章。”我问她身体怎么样，她又孩子般调皮地一笑，答道：“我嘛，坐以待毙。”她的幽默驱散了我的紧张。

那天，她的兴致很好，我们谈了一个多小时，她一直在不停地说，话题从文学、历史谈到时下的社会风气。老人思路清晰，对社会生活非常了解，对国内外的事件和人物有深刻独到的见解。我谈到自己从她的作品中得到的教益时，她说：“你读过我最短的一篇文章吗？只有五十个字。你不会看到的，给你看看吧。”说着，她从书橱里拿出一本书，书名为《天堂人间》，是一本很多人怀念周恩来的书，她为这本书写了一篇极短

的序文，全文只有三句话：“我深深地知道这本集子里的每一篇文章，不论用的是什么文学形式，都是用血和泪写出他们最虔诚最真挚的呼号和呜咽。因为这些文章所歌颂的哀悼的人物是周恩来总理。周恩来总理是我国二十世纪的十亿人民心目中的第一位完人！冰心泪书。”她喜欢这篇写于1988年初的短文，大概是因为这些文字也表达了她对周恩来的感情。她对我说：“文章不在乎长短，只要说真话，短文也是好文章。”

冰心的书房很简朴，家里的陈设也极简单。她说：“有人建议，要我把家里弄得豪华一点。我不知道什么叫豪华。不过有现成的标本。前些日子有一位海外来客，访问我之前先去拜访了一个领导人，他说，那领导人家里的豪华，不亚于日本天皇。”说这些话时，冰心的脸上露出不屑的神情。我们谈到了社会风气，谈到了老百姓深痛恶疾的腐败，她用忧虑的口吻议论道：“古人说，大丈夫‘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前面一条，很多人做到了，后面一条，我看现在很多人做不到。”我们还一起议论了很多其他事情，老人兴致勃勃，议论风生，说了一些流传在民间的笑话，引人发笑，她自己也不忍不住笑。临走的时候，我把自己刚出版的一本散文选送给她，我在扉页上这样写：“敬爱的冰心老师：在风雪弥漫的日子里，你的正直和诚实为我们点燃了温暖的灯。”这些话发自我的肺腑。她仔细看了我的题字，